

ВОСКРЕСЕНИЕ

伦洋书坊 · 经典 04

ВОСКРЕСЕНИЕ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乔振绪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ВОСКРЕСЕНИЕ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乔振绪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活/ (俄) 托尔斯泰 (Tolstoy, L. N.) 著; 乔振绪译.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4
(伦洋书坊)

ISBN 7 - 5302 - 0769 - 5

I. 复… II. ①托…②乔… III. 长篇小说 - 俄罗斯 - 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0287 号

复 活

FUHUO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乔振绪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8 开本 16.625 印张 432 000 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 - 5302 - 0769 - 5

1 · 748 定价: 15.80 元

译者序

托尔斯泰用了十年时间（一八八九——八九九年）写完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复活》，这部小说是他晚年创作的高峰。他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正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前社会急剧转变的过程。这一时期，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这一时期，俄国的产业工人已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期，农民已陷入极端贫困的状态，他们再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已在社会上出现，他们在探索和寻求消除沙皇的黑暗统治、消除贫困、消除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的途径。《复活》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写成的，《复活》集中体现了托尔斯泰晚年的思想。这部小说是为旧社会的灭亡和新社会的诞生而呐喊的。

小说所描写的故事很简单，它说的是一个叫聂赫留道夫的贵族地主作为陪审员，参加了玛斯洛娃案件的审理。玛斯洛娃年轻时的名字叫卡秋莎，在一个地主家当侍女，聂赫留道夫年轻时诱奸了这个姑娘，后来把她抛弃了，卡秋莎后来被生活和社会逼迫为娼。玛斯洛娃现在坐在被告席上，她被诬陷用砒霜毒死富商斯梅利科夫。而诱奸过卡秋莎的聂赫留道夫却坐在陪审席上。《复活》中讲述的故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社会是颠倒的，无罪的变成有罪，有罪的变成无罪，也就是有罪的人审判无罪的人。

后来，玛斯洛娃被法庭判处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这时，聂赫留道夫良心发现，他认为玛斯洛娃的沉沦和自己有关，他为了赎罪，决定追随玛斯洛娃到西伯利亚去，并和玛斯洛娃结婚。

聂赫留道夫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利用他和很多上层人士的关系，为了为玛斯洛娃申冤，接触了不少司法部门的官吏，了解了很多监狱的内幕。托尔斯泰通过聂赫留道夫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彻底揭露了沙俄司法制度的虚伪，司法部门和执法人员的腐败。

《复活》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整个俄国就是一座压迫人民、迫害人民、镇压人民的大监狱。在这座大监狱里，玛斯洛娃处在最底层。所以整部《复活》就是玛斯洛娃对这座大监狱的控诉书，也是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控诉书。

玛斯洛娃的命运和遭遇在读者心中引起的绝不仅仅是怜悯和同情，玛斯洛娃的命运和遭遇太悲惨了，太不幸了，以致使读者在情感上达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它们会唤起读者对沙皇专制政体的嫉恶如仇，对扼杀了玛斯洛娃青春年华的人们的深恶痛绝。这正是托尔斯泰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

一个社会，如果司法不健全，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如果司法不公正，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如果司法腐败，这个社会必然是一个腐败的社会。

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托尔斯泰把司法作为解剖和鞭笞这个社会的切入点，可以说是他抓住了这个社会反动的要害。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告诉我们，沙皇

俄国的司法是支撑现行制度的一种手段，它是极其虚伪的，它是为有钱阶级服务的。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无论什么官司，有钱的人只要花钱买通官府，官司就能打赢。

小说详细描写了庄稼汉梅尼绍夫的遭遇。梅尼绍夫是一个“老实巴交、纯朴善良的农民”，他结婚后不久，妻子就被一个酒店老板所霸占，梅尼绍夫到处去告状，可是他告到哪里也没有用，他无论告到哪里，酒店老板就花钱买通哪里的官府，所以所有的官府都袒护酒店老板。最后，酒店老板施以手段，把梅尼绍夫送进监牢。不该坐牢的坐了牢，该坐牢的却逍遥法外，在那样的社会里，哪里还有什么公理可言。当然，梅尼绍夫也可以用钱去疏通官府，可是他到哪里弄钱呢，所以在那种社会，吃亏的、倒霉的、受害的都是穷人。

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无情地揭露了在沙皇卵翼下形成的一帮贪官污吏。他们执掌着国家大大小小的权力，他们有的是总督，有的是将军，有的是省长，有的是法官，有的是检察长，有的是参政员，有的是律师。在托尔斯泰的笔下，这些官僚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首先，他们为了实现自己升官发财的美梦，想尽办法讨好上司，尤其是讨好皇亲国戚，在上司和皇亲国戚面前表现得奴性十足。关于这个特点，托尔斯泰有一段绝妙的、形象的描写。托尔斯泰说，他们“比如一只温顺的狗，主人爱抚地拍一拍它，在耳根处挠挠它，它就欣喜若狂起来，它又是摇尾巴，又是缩身子，又是抵耳朵，发疯似的转起圈儿来。”在沙皇统治的社会里，这就是所有当官的往上爬所采用的有效伎俩。

其次，他们都是沙皇所豢养的打手，他们个个心狠手毒，残忍无比，只要主子一声令下，他们就向“猎物”猛扑过去。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上面的指示和命令，他们把这看做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本钱。比如那个彼得保罗要塞的司令，“他曾经率领驻高加索的军队打死了一千多捍卫自由和家园的抵抗者”，他曾经指挥驻波兰军队镇压那里的人民。他现在虽然老朽昏聩了，仍然担任着彼得保罗要塞的司令。彼得保罗要塞是一座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在他任职期间，大批政治犯被迫害死。他由于功勋卓著，得到沙皇的赏识，他获得许多奖章和绶带。但是正如托尔斯泰在小说中说的：“富豪们夸耀他们的财富，也就是暴取豪夺，将领们夸耀他们的胜利，也就是屠杀无辜，统治者夸耀他们的权势，也就是蹂躏百姓。”

再其次，在沙皇的统治下，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把他们的职务当做捞地位、捞钱财、捞荣誉的手段。他们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托尔斯泰揭露说，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侵吞捐款，可是他们不仅没有被关进监牢，至今仍然坐在各机关的第一把交椅上。

他们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比如那位朝廷大臣伊万伯爵就颐指气使地说，他从青年时代就相信，他生来就是要吃名厨烹调的山珍海味，他生来就是要穿舒适、名贵的衣服，他生来就是要坐舒适、快捷的马车。

《复活》严厉地鞭挞了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大大小小的官吏，撕下了他们的假面具，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读者认清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和罪恶，使读者认识到，他们是旧制度顽固的维护者，是消灭旧制度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反复强调一个道理，在沙皇统治下的封建社会，真正的罪犯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应该审判的是他们，应该关进监狱的是他们。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由科尔恰金们构成的“游手好闲、穷奢极欲、渺小鄙俗”的丑恶世界；另一方面，又向读者展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由二十多个挖泥炭的工人构成的。他们在泥炭沼泽田里，在没漆的水中，干着艰苦的活儿，从早干到晚，只有吃饭时才能休息两个钟头。产业工人的成长，始终伴随着资本对他们的残酷剥削。他们一个个骨瘦如柴，身上穿的是家造土布衣，拖着疲惫的身躯，列车员叫他们是“一群脏鬼”，老爷太太们骂他们是“臭乡巴佬”，可是托尔斯泰却说，他们是“全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过着真正的劳动生活”。

在俄国十九世纪的文学中，这是第一次出现产业工人的形象。十九世纪末的托尔斯泰已经认识到了，这些工人虽然人数尚少，虽然被人瞧不起，但是他们代表着社会的未来，他们是未来新社会的创造者。

托尔斯泰从创作《战争与和平》的那天起就渴望社会能够进步，农民能够得到解放。但是谁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谁来解放农民，托尔斯泰始终没有找到这种力量。过去他只是把社会的进步，农民的解放，寄托在一些开明的贵族身上。托尔斯泰求他们发发善心，求他们牺牲自己一定的利益，求他们把土地还给农民。这样的开明贵族有没有？有！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复活》中的聂赫留道夫。但是事实说明，单单靠这些贵族的施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社会照样一片黑暗，统治阶级照样巧取豪夺，农民照样受苦受难。

托尔斯泰写《复活》时，不一定已经认识到这些工人就是未来解放社会的力量。但是从托尔斯泰描写这些工人的字里行间，使人感觉到，这些工人都是些道德高尚的人，他们互相之间都很团结，任何困难都吓不倒他们。所以托尔斯泰说，这些工人是“全新的人”，他们构成的世界是“全新的、美丽的世界”。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用浓墨重彩描绘了一群政治犯，也就是一群革命者。在托尔斯泰的笔下，他们是当时的先进分子，他们代表社会的进步力量。他们献身革命，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不怕坐牢，不怕流放，和沙皇专制政体做坚决的斗争。如小说中所描写的纳巴托夫就是这样的革命者。他曾多次被捕，多次坐牢，多次被流放，他成年后的一半岁月都是在监狱和流放地度过的，但他无怨无悔，从不气馁，他的斗志反而更旺盛了。“他总是那么精力充沛，总是那么乐观，总是那么精神饱满”。他从不猜测遥远的未来，他总是牢牢地把握住现在，脚踏实地地从事实际工作。

他们背叛了剥削阶级的家庭，抛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甘愿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过着清贫的生活。如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她的父亲是个将军，但她从小就厌恶贵族生活，喜欢普通人的生活。她说，她跟厨娘们在一起，跟车夫们在一起，觉得很愉快，而跟她家的那些老爷太太们在一起，就觉得乏味，觉得无聊。后来她懂事了，她才知道她家过的是寄生生活，于是她就离开家，进了工厂，当了工人。

当玛斯洛娃正在彷徨，正在犹豫不决，正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临着重大选择的时候，她遇到了这群革命者，这是她的幸运。

玛斯洛娃一接触到这些革命者，就觉得他们都是极好的人，他们从不考虑自己，总是考虑如何帮助别人。他们有的人虽然也是老爷，可是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特权，放弃了优越的生活，他们都是为老百姓着想。他们对她特别友好，从来没有看不起她。

玛斯洛娃感动了，她的心和他们的心贴在一起了，她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他们的观

点，不由自主地在各方面效仿他们。

聂赫留道夫曾诅咒发誓说，他要跟着玛斯洛娃到西伯利亚去，他要和玛斯洛娃结婚，因为他曾对玛斯洛娃犯下了罪，他要赎罪。但是他的思想只停留在对玛斯洛娃的怜悯和同情上，他的宽宏和大度并没有在玛斯洛娃的心中点燃新生的火花。她一想到他过去对她的凌辱，她怎么能再投入他的怀抱呢？

只有这些革命者才真正把她从苦海中救出来，使她彻底摆脱了过去那段生活笼罩在她头上的阴影，她现在可以昂着头，挺起胸，迈开大步向前走了，她前边的路还长着呢。

第一卷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迦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就是在这城市里，在这块几十万人挨挨擦擦聚在一起的不大的地方，尽管人们竭力破坏着这里的自然环境，尽管人们用石块严严实实地盖在土地上，不让寸草生长，只要有小草钻出地面，人们就把它们割掉，尽管人们在这里燃烧煤炭和石油，使大气弥漫着烟雾，尽管人们乱砍滥伐树木，把鸟兽从这里通通驱走，可是，当春天来了的时候，这里的春天仍然像个春天。阳光给大地送来温暖，到处是翠绿的小草，不仅在林阴道旁的草坪上，就是在石板缝里，只要草没有被除尽，它们就生机盎然地冒出来。桦树、白杨、李树都已长出黏糊糊的、散发着芳香的叶子。菩提树的枝条上已鼓出一个个叶芽。寒鸦、家雀和鸽子发出欢快的鸣叫，忙着构筑自己的窝巢。就连苍蝇也在墙边营营地飞来飞去，因为阳光照暖了它们的肢体。花草树木，鸟雀昆虫，还有孩童，都沉浸在欢乐中。但是那些大人们，也就是成年的人们，仍然在继续欺骗和折磨自己，同时也在继续欺骗和折磨别人。他们认为，最为神圣和最为重要的东西既不是这欢乐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了造福众生而赐给人们的这美好的世界，即这个启示人们要同心同德、友爱相处的美好世界。他们认为，最为神圣和最为重要的东西是他们捏造出来的用以互相控制、互相倾轧的权力。

比如省监狱办公室的狱吏们就不认为最为神圣和最为重要的东西是春天带给人类和万物的复苏和欢乐，他们认为最为神圣和最为重要的东西是昨天接到的一封编有号码、盖有关印、标明案由的公文，这份公文要求，必须于当天（四月二十八日）早晨九点钟，把三名立案侦讯的在押犯——两女一男——押往法庭受审。其中的一名女犯因是一名重要犯人，必须单独押送。按照这一规定，看守长于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钟走进通往女牢的又暗又臭的走廊。女看守也跟着走进走廊。这位女看守神情疲惫，长着一头髻

曲的白发，穿一件带银边袖口的上衣，系一条蓝边腰带。

“您是要提玛斯洛娃吧？”她边问，边同值班看守朝走廊内一间牢房的门口走去。

值班看守咣啷一声打开铁锁，然后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还要难闻的气味从牢房里冲出来。

“玛斯洛娃，过堂去！”值班看守大声喊道，然后又把牢门合上，等着。

监狱院子里的空气还是很清新、很爽人的，这空气是风从田野上吹到城里来的。可是走廊里的空气就不然了，它是粪便气味、焦油气味和霉烂气味的混合物，不管谁，只要一走进这走廊，立刻就会感到难受，感到喘不上气来。女看守虽然已经闻惯了这种恶心的气味，但是当她在院子走进走廊时，仍然觉得憋得慌，立刻就感到浑身乏力，犯困。

牢房里响起一阵忙乱的赤脚的脚步声和女人们说话的声音。

“快点，快点，磨蹭什么，玛斯洛娃，听见没有！”看守长冲着牢房的门大声喊道。

过了两三分钟，一个个子不高、胸部丰满的年轻女子，身穿白衣白裙，外罩一件灰色囚服，迈着有力的步子，从牢房走出来，急速转过身，站在看守长身旁。这女子脚穿麻布袜和囚犯靴，头上围一条白色三角头巾，从三角巾下露出几缕髻曲的黑发，这显然是女子有意让它们露在三角巾外面的。女子的脸色白得像地窖里的土豆芽，长时间被监禁的人，脸色都这么白。她那双不大而宽的手和从囚服的宽大领子下露出的丰满的脖子也都是这么白。在她这张无光泽的苍白的脸上，一双有点浮肿但却闪闪发亮显得特别有神的黑眼睛格外突出。她的一只眼睛多少有点斜。她的身体站得笔直，丰满的胸部挺得很高。她一走到走廊上，就把头往后一仰，朝着看守长的眼睛盯了一会儿，摆出一副唯命是听的样子。值班看守刚想锁上铁门，这时一个没有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把她苍白、严肃、布满皱纹的脸探出门外，想对玛斯洛娃说什么，可是看守把铁门关上了，把老太婆的脸挡了回去。牢房里发出一阵女人的笑声。玛斯洛娃也笑了笑，转身来到铁门上装铁条的小窗口前。老太婆从里面把脸贴近小窗口，声音沙哑地说：“记住，不该说的不要说，说了的别改口。”

“但愿有个结果，总不会比现在还坏。”玛斯洛娃把头一摆，说道。

“当然，结果只有一个，不会是两个，”看守长摆出当官的架子，自信而俏皮地说道，“快，跟我走！”

老太婆的眼睛从铁门上的小窗孔消逝了，玛斯洛娃走到走廊中间，然后迈着小碎步，急速地跟着看守长往前走。他们走下石头台阶，经过几间比女牢的气味还要难闻、比女牢还要吵闹的男牢。男牢里有很多人从铁门上的通风口目送着他们。当他们走进办公室时，已经有两名带枪的押送兵等着他们呢。办公室的一名文书官把一份散发着烟草味儿的公文交给一个押送兵，并指着女犯人说：“把她带走。”

这个押送兵是下城的农民，红脸膛，满脸的麻子。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翻起的袖口里，瞟了一眼女犯，朝着另一个高颧骨的押送兵（楚瓦什人）笑了笑，挤了挤眼睛。两个押送兵带着女犯人下了台阶，朝大门走去。

有人把大门上的一扇小门打开了。押送兵带着女犯人跨过门槛，走出围墙，来到铺着石块的大街上。

车夫、店铺伙计、厨娘、工人、官吏都纷纷停住脚步，好奇地看着这个女犯人。有的人摇摇头，心里想：“这就是干坏事的下场，还是我们不干坏事的人好。”孩子们用恐

惧的目光看着这个女犯人，他们感到放心的是现在这个女犯人不可能干坏事，因为有当兵的押送着她。

一个进城卖炭的乡下人刚在小饭馆里吃了点东西，他走到女犯人跟前，画了一个十字，给了女犯人一个戈比。女犯人红着脸，低下头，嘴里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

女犯人感觉到大家的目光都朝她射来，但她的头并没有朝他们扭过去，只是偷偷地用眼睛斜瞅着他们，她倒很高兴大家看她。使她高兴的还有这比牢房里清新得多的春天的空气。不过她已经不习惯走路，再加上穿着笨重的囚鞋，所以脚走在石头路上有点痛，她老是看着脚下，尽可能走得轻一点。他们走过一家面粉铺，面粉铺门前有许多鸽子在地上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没有人打扰它们。女犯人的脚差点儿碰上一只瓦灰色的鸽子，这只鸽子腾地飞起来，拍着翅膀从女犯人耳边飞过，给她带来一股清风。女犯人笑了笑，随即想起自己的处境，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二

女犯人玛斯洛娃的身世说来很平常，她是一个未婚女奴的私生女，跟着母亲住在乡下。母亲是个农奴，给地主家干活，喂养牲口。这个地主家的主人是未出嫁的两姐妹。母亲每年都要生一个孩子，并且照乡下的惯例，总要到教堂给孩子做洗礼，不过洗礼后母亲就不再给孩子喂奶了，因为这孩子是不得已而生下来的，并且妨碍她干活，用不了多久，孩子就饿死了。

就这样，先后有五个孩子饿死。这些孩子都在教堂做过洗礼，然后母亲就不给孩子喂奶了，因而这些孩子就都饿死了。第六个孩子是和过路的一个吉卜赛人生的，是个女孩。本来这孩子也逃不脱死亡的命运。可是有一次，其中的一个老姑娘来到牲口棚，责备喂牲口的人制作的奶油有牛臊气味。当时产妇和她那漂亮、健壮的女娃正躺在牲口棚里。老姑娘刚想走，突然看见这孩子，于是对孩子起了爱怜之心，提出要给孩子做教母。她给小姑娘做了洗礼，因为疼爱自己的教女，常常给小姑娘的母亲送来牛奶和钱，小姑娘就这样活下来了。两个老姑娘都把这个小姑娘叫做“命大的孩子”。

当孩子三岁的时候，她的母亲病死了。外孙女成了喂牲口的外婆的累赘。两个老姑娘把孩子收养在身边。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特别活泼可爱，给两个老姑娘带来极大的乐趣。

这两个老姑娘当中，妹妹索菲娅心地比较善良，就是她给小女孩做了洗礼，姐姐玛丽亚对人很厉害。索菲娅喜欢打扮小姑娘，教小姑娘识字，想让她成为自己的养女。玛丽亚却说，应该把小姑娘培养成一个能干的侍女，因此她对小姑娘要求很严格，常常惩罚她，当心情不好时，还打她。结果，小姑娘受到两方面的影响，长大以后，就成了半个侍女和半个养女。她们不叫她的爱称卡金卡，也不叫她的爱称卡吉卡，都叫她卡秋莎。她什么活儿都干——缝衣服、收拾房间、擦拭圣像、烧菜、磨面粉、煮咖啡、洗衣服，给两个老姑娘读小说。

有人向她求过婚，但她谁都不想嫁，她觉得，她过惯了主人家舒适的生活，如果嫁给干体力活儿的人，她吃不了那份苦。

就这样不知不觉她已经十六岁了。当她年满十六岁的那年，老姑娘的侄子，一个上

大学的富家子弟，是个公爵，来看望老姑娘，卡秋莎一下就爱上了他，可是她既不敢向他袒露自己的爱情，甚至连对自己都不敢承认爱上了他。两年后，这位侄子要去征战，顺路来到姑妈家，在姑妈家住了四天，就在他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他塞给她一张百元卢布，就走了。他走后五个月，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从此，她嫌弃一切，厌恶一切，她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摆脱等待着她的羞辱。她在老姑娘家也不好好干活了，不是磨蹭时间，就是敷衍搪塞。有一天，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突然发起脾气来，她对两个老姑娘说了许多无礼的话、粗鲁的话，过后她又后悔不已，并主动提出不愿在老姑娘家干了。

两个老姑娘对她也很不满，就放她走了。她离开老姑娘家，到警察局长家当了女仆。但是她在这里只待了三个月，因为警察局长（已是一个五十岁的老头子）老是纠缠她，有一次，他对她动手动脚起来，她勃然大怒，骂他混账，骂他是老色鬼，照他的胸口推了一把，把他推倒在地。由于她的粗暴无礼，警察局长把她赶出家门，辞退了她。她不可能再找干活儿的地方了，因为她快生了。她住到乡下一个寡妇的家里，这个寡妇既当接生婆，又开着酒店。分娩很顺利。可是接生婆刚给乡下的一个有病的妇人接过生，就把产褥热传染给卡秋莎。婴儿是个男孩，被送往育婴堂，据送孩子的老太婆说，孩子刚送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住在接生婆家的时候，口袋里总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她当女佣挣来的，一百卢布是勾引她的少爷给的。她离开接生婆家时，身上只剩下六个卢布了。她不会省着用钱，自己想花就花，别人不管谁跟她要，她都给。接生婆跟她要了两个月的吃住费，总共四十卢布；把孩子送到育婴堂用去二十五卢布。接生婆又跟她借了四十卢布，为买牛用，另有二十卢布她买衣服买礼物花了。这样一来，卡秋莎的身体复元后，她已经身无分文，只好再去找地方当佣工。她到林务官家里当了女仆。林务官是一个有妻室的人，可是他跟警察局长是一路货，从第一天起就纠缠卡秋莎。卡秋莎非常厌恶他，总是尽量躲避他。但是他比卡秋莎有经验，比卡秋莎狡猾，更主要的是他是主人，他可以随意指使卡秋莎，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占有了她。他老婆知道了这件事，有一次她碰上丈夫和卡秋莎单独在房间里，就扑上去打卡秋莎。卡秋莎也不示弱，于是两人厮打在一起，后来主人把卡秋莎赶出家门，也没有支付她工钱。卡秋莎走投无路，只好进城，住到姨妈家。姨夫是个装订工，原先生活还过得不错，后来主顾日渐稀少，姨夫染上饮酒的嗜好，把家当都喝光了。

姨妈经营着一家小洗衣店，靠着洗衣店的收入养活着子女和不可救药的丈夫。姨妈让玛斯洛娃到自己的洗衣店来干活。可是玛斯洛娃亲眼看到在姨妈店里干活的女工，生活得都非常艰苦，就打了退堂鼓，她到荐头行想找一个当女佣的地方。她找到了一户需要雇女佣的人家，这户人家有一位太太和两位上中学的公子。她到了这户人家的一个星期以后，太太的大公子，蓄着胡子的六年级中学生，就不再学习了，而是整天缠着玛斯洛娃，不让她有一刻的安宁。太太却责怪玛斯洛娃，说都是她不好，就把她辞退了。玛斯洛娃没有找到新的去处，再次来到荐头行，她在这里遇到一位手指上戴着镶嵌宝石的戒指、滚圆的胳膊上戴着镯子的太太。这位太太了解到玛斯洛娃想找一个当女佣的地方，就把自己的住址告诉她，让她到自己家去。玛斯洛娃来到她家。这位太太对她特别亲热，用馅儿饼和甜酒款待她，并派自己的侍女到什么地方去送了一封信。晚上，房间里走进

来一位高个儿老头子，此人留着又长又白的头发，蓄着又长又白的胡子。老头子立刻就紧挨着玛斯洛娃坐下，嬉皮笑脸地打量着她，和她说些个没正经的话。女主人把老头子叫到另一个房间，玛斯洛娃听见女主人说：“乡下姑娘，鲜嫩得很呢。”然后女主人又把玛斯洛娃叫出去，对她说，他是个作家，很有钱，只要她能讨得他的欢心，他什么都舍得。于是她讨得了作家的欢心，作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答应经常和她相会。

她付了在姨妈家的吃住费，买了一件新衣裙、一顶新帽子和一条绸带，她的钱很快就用光了。过了几天，作家又派人来叫她去，她去了，作家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让她搬到一个单独的住处。

作家为玛斯洛娃租下一处房子，玛斯洛娃搬到这里住下。后来她爱上了和她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一个无忧无虑的店员，并主动把这事告诉了作家。她又搬到另一个单独的比较大的房子里去住。店员本来答应和她结婚，但却不辞而别，到下城去了，显然是把她抛弃了，她又成了孤单单一个人。她想一个人住在这里，但是没有得到允许。

警察局长告诉她说，她必须办一个当妓女的黄色执照，经过体检，才能继续住在这里。她再次来到姨妈家。姨妈看见她身上穿着时髦的衣裙，肩上也披上了披肩，头上也戴上了帽子，就带着几分敬意接待了她，不再敢让她到自己的洗衣店里干活了，认为她现在已经过上了阔绰的生活。对于玛斯洛娃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到不到洗衣店干活儿的问题。她现在非常同情那些在前面几间房子里干活儿的洗衣妇，她们过着苦役般的生活，她们脸色苍白，胳膊干瘪，有的人已经染上痼病。她们要忍着三十度的肥皂水蒸气洗衣服、熨衣服，不论冬夏，窗户都开着。她一想到自己也可能去干这种活儿，就不寒而栗。

就在这时候，就在玛斯洛娃走投无路、没有任何人给她指点迷津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子发现了她。

玛斯洛娃早已学会了抽烟，和店员同居的时候以及店员把她抛弃以后，她又越来越离不开酒了。她所以迷恋酒，不仅仅是因为酒味儿醇香，更是因为酒能使她忘记一切她所受的痛苦和羞辱，酒能使她精神上放松，酒能排解她内心的忧愁，当她喝酒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还有独立的人格。

牙婆子摆了一桌酒席款待姨妈，当玛斯洛娃喝得醉醺醺的时候，牙婆子提出，让她到城里一家上等妓院当妓女，并举出干这种职业的种种好处。玛斯洛娃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给人家当低三下四的女仆，干这种工作，就逃不脱男主人的纠缠，不得不偷偷摸摸跟他过私通的生活；另一种选择就是去当公开的、合法的妓女，干这种职业收入颇丰，生活稳定，有保障。玛斯洛娃选择了后者。此外，她还想以此来报复勾引她的少爷、店员和一切欺凌过她的丧尽天良的男人。

但是最具吸引力、使她下了最后决心的还是牙婆子说的，她想做什么衣服就做什么衣服，做天鹅绒的、罗缎的、丝绸的，还是做跳舞穿的那种袒肩露臂的，随她的便。当玛斯洛娃想像自己已经穿上黑绒边、宽领口的浅黄色丝绸衣裙时，她真经不住这种诱惑，于是交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就在这天晚上，牙婆子雇了一辆马车，把玛斯洛娃送进一家基塔耶娃开的小有名气的妓院。

从此，玛斯洛娃就过起了违背上帝戒条和做人准则的生活，数十万妇女都过着这种生活，她们不仅得到政府的允许，而且受到政府的鼓励，政府还说，这是关心公民的福

利。最后，这种妇女百分之八九十都患上了一种折磨人的疾病，她们未老先衰，都过早地离开人世。

她们夜里纵酒作乐，白天昏昏沉沉地睡大觉。下午两三点钟，她们才有气无力地从污秽的床上爬起来；她们喝矿泉水醒酒，喝咖啡提神，她们穿着梳妆罩衫、短袄、睡衣，懒洋洋地从一个房间溜达到另一个房间，有时撩起窗帘往外瞅瞅，有时互相有气无力地骂上几句；然后她们开始梳洗打扮，往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试穿着一件又一件衣服，常常为衣服的事和老鸨争吵；然后是照镜子，往脸上涂脂抹粉，描眉毛，吃又甜又腻的点心；然后是穿上艳丽的袒胸露背的绸衣裙，来到装饰漂亮的灯火通明的大厅；嫖客陆续到来，大家听音乐，跳舞，吃糖果，饮酒，抽烟，然后和嫖客上床。嫖客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半大孩子，也有风烛残年的老头子；有光棍汉，也有有家小的人；有店铺老板，也有伙计；有亚美尼亚人、犹太人、鞑靼人；有富人，也有穷人；有壮汉，也有病病歪歪的人；有喝得醉醺醺的人，也有没有喝醉的人；有粗鲁的人，也有温柔的人；有穿军装的人，也有不穿军装的人；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总而言之，三教九流，各种年龄、各种性格的人都有。叫嚷、调笑、打闹、抽烟、喝酒、唱小曲儿，这就是她们的生活，这种生活从天黑持续到第二天天亮。只有上午，她们才能暂时摆脱纠缠，昏昏沉沉地睡一觉。她们的生活每天都是如此。到了周末，她们就到警察局去重新进行体检和登记。在警察局里任职的官员和医生都是男的，他们为这些妓女进行体检和发放执照时，有时很严厉，有时却怀着猥亵心理。要知道，人人都有羞耻心，岂止是人呢，连动物都有羞耻心，这是他们为防止自身做坏事所需要的一种天性，可是警察局的官员和医生把这些妓女的羞耻心扼杀了，他们为她们进行体检，发给她们可继续卖淫的执照，他们实际上是这些女人从事犯罪生意的同谋者。下个礼拜，她们继续过这种卖淫的生活，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不管是休息日，还是节假日，她们天天如此。

玛斯洛娃就这样过了七年。在这七年当中，她换了两个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她进妓院的第七年和失身后的第八年，也就是她二十六岁的这一年，她的生活中出了一件事，她为此事被投进监牢，同杀人犯和盗贼关在一起；现在，也就是被关押了六个月之后，她被带去过堂。

三

当玛斯洛娃跟着押送兵，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过漫长的石头路，来到区法院楼前时，诱奸过她的老姑娘的侄子聂赫留道夫公爵还躺在高高的弹簧床上，抽着香烟。床垫很柔软，床单已经被他揉得皱皱巴巴。聂赫留道夫穿一件荷兰式睡衣，睡衣十分干净，胸前熨得一点褶子都没有，领子敞开着。他的目光盯着前面的东西，心里却考虑着今天要做的事和昨天已经做过的事。

他回想起昨天在远近闻名的富户科尔恰金家举办的晚会，大家都认为他一定要娶科尔恰金家的千金，他想起这事就很感慨。他叹了一口气，扔掉烟头，想从银烟盒里再拿一支香烟，可是突然改变了主意，把两条又光又白的腿伸下床来，用脚找到拖鞋，往他那肥胖的肩上披了一件绸子睡衣，迈着沉重的步子，迅速走进卧室旁边的卫生间。卫生间里充满香精、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气味。他用一种特制的牙粉把他那多处补过的牙

齿刷得干干净净，用香气扑鼻的漱口水漱了口，然后开始洗手、洗脸、洗澡，并且用不同的毛巾擦干。先是用香皂把手洗干净，用刷子把长指甲认真刷了一遍，然后是在一个很大的大理石的洗脸池里洗了脸和粗脖子，最后来到卧室旁的另一个房间，这里有洗淋浴的喷头，他在这里冲了个凉水澡，把他那健壮、白胖的身体冲洗了一遍，用毛茸茸的浴巾擦干，然后穿了一件干净的、熨得很平的衬衣，穿了一双像镜子一样发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梳子梳理他那稀稀疏疏鬈曲的黑胡子和他那头顶上已经没有几根毛的稀稀疏疏鬈曲的头发。

他穿的用的全是高档货，衬衫、西服、皮鞋、领带、别针、袖扣，全是极品，这些东西耐穿耐用，价格昂贵，但却不显眼。

聂赫留道夫从十几条领带和十几个别针中随便拿了一条领带和一个别针，过去他挑选领带和别针时，觉得很新奇，觉得是一种乐趣，现在却无所谓了。他穿上刷得干干净净、放在椅背上的衣服，走出来，虽然算不上焕然一新，却也很整洁，浑身散发着香气。他走进长形餐厅，昨天三个干粗活的男佣人把地板擦得明光锃亮。餐厅里摆着一个很大的橡木餐柜和一张活动大餐桌。餐桌的四条腿雕成狮爪形，整个餐桌显得特别沉稳、气派。餐桌上铺着一块挺括的薄台布，台布上绣着一个巨大的家徽。台布上放着一把散发着浓郁的咖啡香味儿的银咖啡壶、一个银糖罐、一个盛着煮开过的凝乳的凝乳罐和一个装着白面包、面包干和饼干的篮子。这些器物旁边还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新出的一期法文杂志《两个世界》。聂赫留道夫刚想拿起信来看，这时从通向走廊的门里突然走进来一个肥胖的老妇。她穿一身丧服，蒙一块网扣头巾，盖住了头上的发缝。她就是这所住宅里不久前死去的聂赫留道夫母亲的侍仆阿格拉费娜，现在是儿子的管家。

阿格拉费娜曾跟随聂赫留道夫的母亲多次出国，在国外一共住了有十多年，所以她很有贵妇人的仪表和气派。她从小就生活在聂赫留道夫家，当大家还叫聂赫留道夫的小名米坚卡时，她就熟悉他了。

“早晨好，聂赫留道夫少爷！”

“你好，阿格拉费娜。有什么新鲜事吗？”聂赫留道夫开玩笑地问道。

“有一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女佣早就送来了，她在我屋里等着呢。”阿格拉费娜说着，把信递过去，意味深长地笑笑。

“好吧，我这就看。”聂赫留道夫说着，接过信，他发现阿格拉费娜在笑，于是皱起眉头。

阿格拉费娜为什么笑呢？因为她认为，信是科尔恰金的千金小姐写来的。在她看来，聂赫留道夫有意和她结婚。可是阿格拉费娜的笑所表示的推测令聂赫留道夫很不愉快。

“我去告诉她再等一会儿。”阿格拉费娜拿起一把放得不是地方的清扫桌面的刷子，把它放到另一个地方，就从餐厅走出去了。

聂赫留道夫把阿格拉费娜递给他的散发着扑鼻香味儿的信封拆开，拿出信来开始看。信写在一张毛边的灰色纸上，字写得稀稀拉拉，字迹清晰。

我既然是您的记忆力的助手，我就有责任提醒您，今天是四月二十八日，您应该出庭陪审，因此您就不能陪我们和科洛索夫去看画展了。您虽然昨天答应陪我们去，可这次您不能再轻率从事了；否则，由于您没有按时出庭，您就

必须支付给法院三百卢布的罚金，相当于您想买又不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昨天您刚走，我就想起了这件事，您千万别忘了。

科尔恰金娜公爵小姐

她在信纸的背面，又附笔写道：

妈妈让我告诉您，为您准备的晚餐一直等您到深夜，请您一定要来，什么时候来，悉听君便。

科

聂赫留道夫皱了皱眉头。两个月来科尔恰金娜公爵小姐在他身上花了不少心思，用了不少手段，想用一根无形的线把他俩紧紧拴在一起，这封信就是这种手段的继续。聂赫留道夫已经过了痴情的青年时代，也已经过了热恋的年龄，他面对婚姻所以犹豫不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他即使下了决心，也不可能马上提出求婚。这个原因并不是他十年前诱奸了卡秋莎，然后又抛弃了她，实际上他早已把此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并不认为这件事会成为他结婚的障碍。这个原因就是，他曾经和一个有夫之妇有过暧昧关系，从他这方面来说，这种关系已经断了，但是她却不认为断了。

聂赫留道夫和女人交往时，总是表现得畏畏缩缩，正是他的畏缩使那个有夫之妇产生了征服他、使他就范的欲望。这个女人是聂赫留道夫参加选举的那个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她勾搭上了聂赫留道夫，聂赫留道夫越来越迷恋她，同时也越来越讨厌她。起初，聂赫留道夫抵挡不住她的勾引；后来，他又觉得自己对不住她，所以没有她的同意，他又难以割断这种关系。这就是聂赫留道夫认为即使自己想向科尔恰金娜提出求婚，但也无权这样做的原因。

桌上恰好放着一封这个女人的丈夫的来信。聂赫留道夫一看到他的笔迹和印章，脸就红了，心情马上就紧张起来，就好像大难将要临头似的。但是他的紧张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位丈夫，作为县首席贵族（聂赫留道夫的大部分田产在他的县里），来信是为了通知聂赫留道夫，五月底将召开地方自治局紧急代表会议，他要求聂赫留道夫务必出席，并在有关开办学校和修筑铁路专线等重大问题上支持他，因为这些问题肯定会遭到反对派的激烈反对。

这位首席贵族是个自由派，他和几个志同道合者一起，全身心投入和亚历山大三世执政时期的反动势力所做的斗争，至于家庭生活中出现的不幸变故他却一概不知。

聂赫留道夫想起他和这个人相处时的那些令人难堪的时刻，他记得有一次，他以为她的丈夫知道了他们的事，他准备好了同他决斗，并打算在决斗时对空放枪。他还回想起那可怖的一幕：当她完全绝望的时候，就跑到花园里，打算投湖自尽，他跑到花园里去找她。

“我现在不能去，也不能采取任何步骤，在她还没有答复我以前。”聂赫留道夫这样想。一个礼拜前，他给她写了一封口气坚决的信，他在信中承认自己对不起她，愿意用

一切代价赎自己的罪，但他仍然认为，他们应该永远断绝关系，这对她有好处。他现在就等着她的回信，可是回信还没有来。没有回信说不定是个好的兆头。如果她要是不同意分手，早就写信来了，甚至会亲自跑来，过去她又不是没有这么做过。聂赫留道夫听说，现在有一个军官正在追求她，他顿生妒嫉之心，但同时他也很高兴，因为他快要摆脱这偷偷摸摸、昧地瞒天的关系了。

另一封信是田庄上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中说，聂赫留道夫必须亲自去一趟田庄，一方面是为了依法取得继承权；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如何继续经营田庄的问题，是按照公爵夫人在世时立下的规程经营呢，还是按照他过去曾向公爵夫人提出、现在又向公爵少爷提出的办法经营呢，这个办法就是添置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收回来，自己耕种。总管写道，这种经营方式收益大。总管同时还表示歉意说，原定一号前汇去三千卢布，但还没有汇出，一定随下班邮车汇出。这笔钱所以拖延了时间，是因为农民老是拖着不缴租金，结果不得不求助于官府，对农民采取了强制手段。聂赫留道夫看了这封信，又高兴，又不高兴。他所以高兴，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拥有这么大的一笔财富；他所以不高兴，是因为他年轻时，曾是斯宾塞（英国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狂热信徒，可是他本人却占有大量土地，所以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一书中阐述的私人占有土地是不公正的论点对他触动很大。他当时作为一个青年人，很有正义感，行动很果断，他不仅口头上说，土地不应该成为私有物，他不仅上大学的时候就写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而且他在行动上也有所表现，他把从父亲名义下继承的一小部分土地分给农民，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现在，他继承了母亲的遗产，成了一个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他有两条路可选择，或者是像十年前把父亲的二百俄亩土地分给农民一样放弃母亲的遗产，或者是默默地承认自己以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和虚伪的。

他不可能选择第一条路，因为他除了土地，一无所有，土地是他的生活来源。他不想外出做事，可他又过惯了奢侈的生活，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生活是不可能的。再说了，也用不着改变这种生活，因为年轻时的信仰、毅力、荣誉感和一鸣惊人的欲望，现在都没有了。另外，他也不可能选择第二条路，因为关于占有土地不合法的道理他是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了解到的和接受的，后来，过了许久，他又从亨利·乔治（美国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著作中得到这一道理的光辉论证，所以要否定这一明确的、毋庸置疑的道理，他无论如何做不到。

因此，他看了总管的信，又不高兴。

四

聂赫留道夫喝完咖啡，朝书房走去，想再看一眼法院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一下到底是几点钟开庭，然后给公爵小姐写回信。到书房必须经过画室。画室里立着画架，一幅尚未完成的画翻着放在画架上，几幅习作挂在墙上。他看了一下他花了两年工夫尚未画完的这幅画和挂在墙上的几幅习作，他又看了一下整个画室，他强烈地感觉到，他在绘画方面已经力尽智穷，再不会有什么长进了。这种感觉最近一个时期一直折磨着他。他 also 知道，他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他的审美水平有了提高；不过有了这种感觉，毕竟令人不愉快。

十年前，他辞去了公职。他自认为有绘画天赋。他认为艺术工作是一项崇高的工作，他看不起其他一切工作；可是现在，他没有这个权利了。他一想到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就很不愉快。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看了看画室里这些个豪华、考究的设备，怏怏不乐地走进书房。书房又高又大，装饰得很讲究，很舒适，各种设置应有尽有。

聂赫留道夫立刻从大写字台的放急件的抽屉里找到了那份通知，通知上面写着应在十一点出庭。聂赫留道夫于是坐下来，开始给公爵小姐写信。他在信中写道，感谢她的邀请，并尽量赶去吃饭。可是信写完后，又撕掉了，因为他觉得信写得太亲热、太近了。于是又写了一封，可是这次又写得太冷淡了，几乎带着侮辱的口气，他又把信撕掉了。他按了一下墙上的按钮。一个上了年岁的仆人从外面走进来，他腰里系一条灰色棉布围裙，脸色阴郁，留着络腮胡子，可是胡子以外的部分却刮得光光的。

“请你派人叫马车来。”

“遵命，老爷。”

“你告诉科尔恰金娜公爵小姐家派来的人，我感谢他们的邀请，我一定尽量赶到。”

“是，老爷。”

“不写信有点不礼貌，可是信我不能写，反正我跟她今天要见面的。”聂赫留道夫心里这样想着，就去换衣服了。

他换好衣服，来到门廊上，他所熟悉的马车夫坐在胶轮马车上，已经等着他了。

“昨天您刚离开科尔恰金公爵家，我就到了，看门的人告诉我说，您刚走。”马车夫扭动了一下白衬衫领子里面他那又黑又粗的脖子，说道。

“连车夫都知道我和科尔恰金家的关系。”聂赫留道夫心里这样想。一个近来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该不该和科尔恰金娜公爵小姐结婚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又出现在他面前，这个问题也像他这一时期遇到的许多其他问题一样，不管朝哪个方向，他都很难解决。

结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除了能享受家庭的欢乐之外，结婚还可以消除不正当的两性关系，使人有可能过一种合乎道德规范的生活；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好处，那就是聂赫留道夫希望家庭和孩子能够改变他现在的空虚生活，给他的生活增添意义。这就是结婚的好处。那么结婚有什么坏处呢？第一，会失去自由，这是一切单身中年男子最为担心的事；第二，面对神秘莫测的女人，会产生一种无形的恐惧感。

那么和米西（科尔恰金娜公爵小姐原名玛丽亚，她和一切名门贵族的小姐一样，还有别号）结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她仪容高贵，从服饰到谈吐，从走路到微笑，都透出一种高贵的气度，这倒不是因为她与普通人相比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因为她出身贵族所致。他找不到更为合适的词来形容她的这种气度，他非常看重她的这种气度。第二，她在她的心中所占的分量比在任何人心中都大，因此他认为，她最了解他。他认为，她了解他，这就意味着她认为他人品高尚，这就说明她聪明过人，判断正确。和米西结婚有什么坏处呢？第一，米西还不是他心目中最好的姑娘，他能找到比米西更有气度、与他更般配的姑娘；第二，米西已经二十七岁了，她以前一定谈过恋爱，聂赫留道夫一想到这事，心里就不是滋味。他的自尊心很强，他不能容忍她过去爱过别人。当然，她也不会预先知道她以后会遇上他，但是他一想到她过去可能爱过别人，心里就不能平静，就好像自己受了屈辱。

因此，有多少结婚的理由，就有多少不结婚的理由，这两种理由不相上下，所以聂